

东周列国志

第十二册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三十

白下蔡昇元放評點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孫臏前次救趙今次救魏雖是兩次出兵却是一般用計總欲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雖是一樣出兵却是兩般用計救魏之役是迎其氣而奪之所
以挫其鋒也救魏之舉是驕其心而誘之所以制其命也

龐涓見用于魏不特忌害孫臏其沮抑賢才正復不少吾子何
知之于涓死後魏更無才知之

魏惠誤用龐涓遂至蔽塞賢路害孫臏而致齊仇殺太子喪師

辱國鄰國見凌再世不競蔽賢之人其爲害于國家如此
孫臏兩敗**齊**兵殺龐涓而強**齊**國其才固不必言尤妙在功成
身退一着其高更不可及

鍾離春之說**宣**真是奇人奇事奇想然鍾離春不足奇奇在
宣之肯聽而且立以爲后耳然則**宣**奇人哉商鞅無論其
變法厲民只欺公子卬一事已是欺詐奸險之極如此人而曰
素講于帝王之學豈非癡人說夢

兵端開自**秦**而不由**魏****魏**之兵力非能強于**秦**也公子卬于**魏**
鞅又非有深恩大德深中于其心也一卒未交**魏**鞅何至求和
如此之亟且從來求和之舉自當出于爲主而力弱者若求和
出于**魏**則**魏**鞅或可信其無他奈何反先出于**秦**乎公子卬若
于此時將主客強弱一算則**魏**鞅之詐本不難知他只因先有

一夙昔相與之見在胸中便把事來看得十分輕易了所以
其詳術只是公子卬微歎不是商鞅妙計

話說龐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魏行過外黃蹠有布衣徐生請見太子
太子問曰先生辱見寡人有何見諭徐生曰太子此行將以伐魏也
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於此太子欲聞之否申曰此寡人所樂聞也徐
生曰太子自度富有過於魏位有過於王者乎申曰無以過矣徐生
曰今太子自將而攻魏幸而勝富不過於魏位不過於王也萬一不
勝將若之何夫無不勝之害而有稱王之榮此臣所謂百戰百勝者
也申曰善哉寡人請從先生之教即日班師徐生曰太子雖善吾言
必不行也夫一人烹鼎眾人啜汁今欲啜太子之汁者甚眾太子卽
欲還其誰聽之又說他作甚徐生辭去太子出令歆班師龐涓曰大王以
三軍之寄屬於太子未見勝敗而遽班師與敗北何異諸將皆不欲

空還

太子申

不能自決遂引兵前進直道都哀侯遣人告

急於國求其出兵相救宣王大集羣臣問以救國與不救孰是孰

非相國驪忌曰國相并此鄰國之幸也如兩國竟并了一國鄰國有何幸處不如勿

救田忌田嬰皆曰國勝國則禍必及於齊救之為是這却是然只看得半邊孫

臆獨嘿然無語宣王曰軍師不發一言豈救與不救二策皆非乎孫

臆對曰然也夫國自恃其強前年伐趙今年伐魏其心亦豈須與

忘國哉若不救是棄國以肥國故言不救者非也國方伐國未樊

而吾救之是吾代國受兵國享其安而我受其危故言救者亦非也

宣王曰然則何如孫臆對曰為大王計宜許國必救以安其心國知

有國救必悉力以拒國亦必悉力以攻國吾侯國之樊徐引兵而

往攻國國以有危國用力少而見功多豈不勝於前三策耶果然大勝宣

王鼓掌稱善遂許國使言國救旦暮旦至國昭侯大喜乃悉力拒國

前後交鋒五六次皆不勝復遣使往國催趙救兵國復用田忌爲

大將田嬰嗣之孫子爲軍師率車五百乘救國田忌又欲望國進發

孫臏曰不可不可吾向者救國未嘗至國今救國奈何往國乎只是

註田忌曰軍師之意將欲如何孫臏曰夫解紛之術在攻其所必救

今日之計惟有直走國都耳却與解兵中道不同田忌從之乃命三軍國向國

邦進發龐涓連敗國師將逼新都忽接本國警報言國兵復寇國境

望元帥作速班師龐涓大驚卽時傳令去國歸國兵亦不追趕孫

臏知龐涓將至謂田忌曰三國兵素悍勇而輕國號爲怯善戰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

軍半至吾軍遠入國地宜詐爲弱形以誘之田忌曰誘之如何孫臏

曰今日當作十萬寵明後日以漸減去彼見軍寵頓減必謂吾兵怯

戰逃亡過半將兼程逐利其氣必驕其力必疲算得吾因以計取之

田忌從其計且說龐涓兵望西南而行心念魏兵屢敗正好征進却

被齊人侵擾毀其成功不勝之忿有這一忿下面之追齊兵便不消致詳了及至魏境知

齊兵已前去了遺下安營之迹地甚寬廣使人數其竈足有十萬驚

曰齊兵之眾如此不可輕敵也明日又至前營查其竈僅五萬有餘

又明日竈僅三萬涓以手加額曰此魏王之洪福矣且慢歡喜着太子申

問曰軍師未見敵形何喜形於色涓答曰某固知魏人素怯今入魏

地絕三日士卒逃亡已過半了尙敢操戈相角乎太子申曰魏人多

詐軍師須十分在意龐涓曰田忌等今番自來送死涓雖不才願生

擒忌等以雪桂陵之恥只怕未必當傳令選精銳二萬人與太子申分

爲二隊倍日并行便上他策步軍悉留在後使龐葱率領徐進孫臏時刻

使人探聽龐涓消息回報魏兵已過沙鹿山不分早夜兼程而進孫

臏屈指計程日暮必至馬陵在大名府城東南十里那馬陵道在兩山中間溪

水屈指計程日暮必至馬陵

谷深隘也恰好有逼個地方堪以伏兵道傍樹木叢密臚只檢絕大一株留下

餘樹盡皆砍倒縱道上以塞其行橫有此一關方好引他舉火却將那大株向東

樹身砍白用黑煤大書六字云龐涓死此樹下上面橫書四字云軍

師孫示令部將袁達獨孤陳各選弓弩手五千左右埋伏分付但看

樹下火光起時一齊發弩再令田嬰引兵一萬離馬陵三里埋伏只

待兵已過便從後截殺分撥已定自與田忌引兵遠遠屯札準備

接應再說龐涓一路打聽兵過去不遠恨不能一步趕著只顧催

趕只算趕死來到馬陵道時恰好日落西山其時十月下旬又無月色前

軍回報有斷木塞路難以進前龐涓叱曰此兵畏吾躡其後故設

此計也只怕他倒要躡你之後耳正欲指麾軍士搬木開路忽抬頭看見樹上砍

白處隱隱有字跡但昏黑難辨命小軍取火照之不好了引眾軍士

一齊點起火來龐涓於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驚曰吾中刖夫之計

矣急救軍士速退說猶未絕那裏達獨孤陳兩支伏兵望見火光萬
弩齊發箭如驟雨軍士大亂龐涓身帶重傷料不能脫嘆曰吾恨不
殺此則夫遂成豎子之名卽引佩劍自刎其喉而絕龐英亦中箭身
亡軍士射死者不計其數史官有詩云

昔日偽書好似鬼

今宵伏弩妙如神

相交須是懷忠信

莫學龐涓自隕身

昔龐涓下山時鬼谷曾言汝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龐涓用假書
之事欺孫臏而刎之今日亦受孫臏之欺墮其滅竈之計鬼谷又言
過馬而悴果然死於馬陵計龐涓仕魏至身死剛十二年應花開十
二朶之兆始見鬼谷之占纖微必中神妙不測時太子申在後隊聞
前軍有失慌忙屯札住不行不隄防田嬰一軍反從後面殺到魏兵
心膽俱裂無人敢戰各自四散邈生太子申勢孤力寡被田嬰生擒

縛置車中田忌和孫臏統大軍接應殺得魏軍屍橫遍野輕重軍器盡歸於國田嬰將太子申獻功袁達獨孤陳將龐涓父子屍首獻功孫臏手斬龐涓之頭懸於車上國軍大勝奏凱而還其夜太子申慙辱亦自刎而死孫臏歎息不已大軍行至沙鹿山正逢龐葱步軍孫臏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步軍不戰而潰龐葱下車叩頭乞命田忌欲并誅之孫臏曰爲惡者只龐涓一人其子且無罪况其姪乎畢竟是他乃將太子申及龐英二屍交付龐葱教他回報魏王速速上表朝貢不然國兵再至宗社不保龐葱喏喏連聲而去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事也田忌等班師回朝齊宣王大喜設宴相勞親爲田忌田嬰孫臏把盞相國騶忌自思昔日私受魏賂欲陷田忌之事未免於心有愧遂稱病篤使人繳還相印齊宣王遂拜田忌爲相國田嬰爲將軍孫臏軍師如故加封大邑孫臏固辭不受高手錄其祖孫武兵書十一

三篇獻於宣王曰臣以廢人過蒙擢用今上報主恩下酬私怨於願
足矣臣之所學盡在此書昔以公干天下後世正是厚道留臣亦無用頗得閒山一
片為終老之計宣王留之不得乃封以石閭之山在秦安州孫臏住山歲
餘一夕忽不見或言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此是後話後人立廢祀
之有贊云

孫子知兵

翻為盜憎

別足銜冤

坐籌運能

救韓攻魏

雪恥揚靈

功成辭賞

遁跡藏名

揆之祖武

何愧典型

再說齊宣王將龐涓之首懸示國門以張國威使人告提於諸侯諸
侯無不登懼韓趙二君尤感救兵之德親來朝賀宣王欲與韓趙合
兵攻魏惠王大恐亦遣使通和請朝於齊齊宣王約會韓趙之君

同會於博望城在陽城西北無敢違者三君同時朝見天下樂之

得賢也宣王遂自恃其強耽於酒色築雪宮於城內以備宴樂鄰

外四十里為苑囿以備狩獵安而不驚最是難事又聽信文學游說之士於稷

門立左右講室聚游客數千人內如騶衍田駢接璽環淵等七十六

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口事議論不修實政嬖臣王驩等用事田忌

屢諫不聽鬱鬱而卒一日宣王宴於雪宮盛陳女樂忽有一婦人廣

額深目高鼻結喉駝背肥項長指大足髮若秋草皮膚如漆諸醜偏就備子

一身惡亦是形容太過身穿破衣自外而入聲言願見齊王武士止之曰醜婦

何人敢見大王醜婦曰吾乃齊之無鹽古縣各在東平州界人也覆姓鍾離名

春年四十餘擇嫁不得聞大王游宴離宮特來求見願入後宮以備

灑掃奇人奇事左右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猶云無恥之女子也乃奏

知宣王宣王召入羣臣侍宴者見其醜陋亦皆含笑宣王問曰我宮

申知侍已備今婦人貌醜不容於鄉里以布衣欲求千乘之君得無
有奇能乎鍾離春對曰妾無奇能特有隱語之術宣王曰汝試發隱
術爲孤度之若言不中用卽當斬首鍾離春乃揚目銜齒舉手再四
拊膝而呼曰始哉始哉宣王不解其意問於羣臣羣臣莫能對宣王
曰春來前爲寡人明言之春頓首曰大王赦妾之死妾乃敢言宣王
曰赦爾無罪春曰妾揚目者代王視烽火之變銜齒者代王懲拒諫
之口舉手者代王揮謫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拆游宴之臺宣王太怒
曰寡人焉有四失村婦妄言喝令斬之春曰乞申明大王之四失然
後就刑妾聞秦用商鞅國以富强不日出兵函關攻魏爭勝必首受
其患開端好正
中要害大王內無良將邊備漸弛此妾爲王揚目而視之妾
聞君有靜臣不亡其國父有靜子不亡其家大王內耽女色外荒國
政忠諫之士拒而不納妾所以銜齒爲王受諫也且王驩等阿諛敢

客蔽賢竊位騶衍等迂談濶論虛而無實大士信用此輩文恐其有
誤社稷所以舉手爲王揮之手築宮築園臺榭陂池殫竭民力虛耗
國賦所以捐贖爲王拆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偷目前之安不顧
異日之患妾冒死上言儻蒙採聽雖死何恨宣主歎曰使無鍾離氏
之言寡人不得聞其過也卽曰罷宴以車載春歸宮立爲正后齊宣
難得
看辭曰大王不納妾言安用妾身請以理國爲急用賢爲先於是宣
王招賢下士疎遠嬖佞散遺穰下游說之徒以田嬰爲相國以鄒人
孟軻爲上賓國國大治卽以無鹽之邑封春家號春爲無鹽君此是
後話話分兩頭却說秦相國國鞅問龐涓之死言於孝公曰國比
鄰之國國之有國猶人有腹心之疾非國并國卽國并國其勢不兩
存明矣國今大破於國諸侯叛之可乘此時伐國不能支必然東
徙然後國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

使_臣鞅為大將公子少官副之帥兵五萬伐_魏師出咸陽望東進發

警報已至西河守臣朱倉告急文書一曰三發惠王大集羣臣問禦

之計公子邛進曰鞅昔日在_魏時與臣相善臣嘗舉薦於大王大

士不聽_臣曰臣願領兵前往先與講_和公子邛之挺身而出指望商鞅念昔日之情耳却不知商

鞅不_聽如若不許然後固守城池請救_魏羣臣皆贊其策惠王即

拜公子邛為大將亦率兵五萬來救西河_可見兵力亦自不弱進

屯吳城那吳城是吳起守西河時所築以拒_秦者堅固可守_池見城

司公子邛正欲修書遣人往_秦塞通問衛鞅欲其罷兵守城將士

道今有_秦相國差人下書見在城外公子邛命繼城而上發書看之

三曰

鞅始與公子相得甚懽不異骨肉今各事其主為兩國之將何忍

治兵自相魚肉鄙意欲與公子相約各去兵車釋甲冑以衣冠之

會相見於玉泉山在孝義縣西樂飲而罷免使兩國肝腦塗地使千秋

而下稱吾兩人之交情同於管鮑公子知旨俯從幸示其期其言必法

者其中必法

公子叩讀畢大喜曰吾意正欲如此却不想他來遂厚待使者答以

書曰

相國不忘夙昔之好欲舉桓公故事以衣裳易兵申安圖之

民明管鮑之誼此叩志也三日之內惟相國示期敢不聽命

圖執得了回信喜曰吾計成矣復使人入城訂定日期言秦兵前營

已撒打發先回大輕易便可易子只等會過元帥便拔寨都起復以旱藕麝

香遺之曰此二物秦地所產旱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交情永以為

好何必急忙可知是計公子叩謂圖執愛已益信其無他答書謝之宋衛執假

傳軍令使前營盡撤公子少官率領先行却暗暗分付一路只說別

獵充食在狐岐山白雀山

雖玉泉山

等處四散埋伏期定是日午未

未初齊到玉泉山下只聽山上放砲爲號便一齊殺人將來人盡數

挈住不許走漏一人

破安排

至期侵晨衛鞅先使人報入城中言相

國先往玉泉山伺候隨行不滿三百人公子卬十分相信亦以輜車

載酒食并樂工一部乘車赴會人數與商鞅相當

却不知還有許多人不能和當也

衛鞅在山下相迎公子卬見人從既少口無軍器坦然不疑相見之

間各敘昔日交情并及今日通和之意國從人無不歡喜兩邊俱

有酒席公子卬是地主先替

鞅把盞三獻三酬奏樂三次鞅使

軍吏席上報時卽時撤了國筵席另用本國酒餚兩箇侍酒的都

是國有名的勇士一箇喚做烏獲力舉千鈞一箇喚做任鄙手格

虎豹

纒舉初杯相勸以目視左右便去山頂上放起一聲號砲

山下亦放砲相應聲震陵谷公子卬大驚曰此砲何來相國莫非兄